

安順府志
第十五冊

卷四十七

藝文志記一

卷四十八

藝文志記二

卷四十九

藝文志記三

卷五十

藝文志記四

藝文志四目錄 記一

明

雙明洞記

徐 樾

雲龍洞記

焦希程

喜客泉碑記

焦希程

漢關將軍廟碑記

胡 寶

鐵橋碑記

沈翹楚

重修平壩衛關帝行宮碑記

傅宗龍

創建十一城碑記

閃繼廸

國朝

安順府志

卷四十七 藝文目錄

一

關嶺漢將軍碑記

彭而述

遊天臺山記

彭而述

重修盤江鐵橋碑記

卞三元

紫竹菴記

黃 暄

高峰山碑記

盧大濟

重修廣濟橋碑記

盧大濟

新建安濟橋碑記

黃 亮

廣文張先生德教去思碑記

譚 瑞

安順府志卷之四十七

知安順府事長白常恩纂

藝文志四

記一

明

雙明洞記

徐 樾

樾按考畢事之日。州守莫子讚。漆子登。及守備謝欽。以遊觀請。願半日留爲山洞光。予一笑而往。抵洞蒼然。兩山夾道。下有寒泉。注爲澄潭。怡然我懷。從者曰。未也。白石壁立。半折岩前。下有通徑。劈竇圓如滿月。竒哉。洞也。從者曰。未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一

也。緣門以入。小徑夾崖。前峯岬嶺蒼碧。潭流穿石。折而西。迴又一方渚。磷磷有聲。雲氣覆面。靜觀山色山影。沉澄如鏡。東西風日。相射南北。繚繞石盤如蓋。衍土一區。可坐可憩。往百步餘。而興入風泉雲壑之外矣。顧崖間石笋數尺。形類莊點佛座。虛可容背。傍婉曲侍童環立者。可數人。俯皆平石。樾欣然據筍而坐其巔。莫子漆子左。謝子右。席平石也。小子者數人。負歌而前。命之歌。予盼流泉而莫測其往。小子再歌。予再和之。莫子歌伐木。節以磬。水石泠然。交奏好音。徐子頽然發浩歌。童冠者八士。摳衣而進立。斯須間歌湛露。前溪橫小梁。渡涉者。莫子起以請曰。未也。渡此

則雙明洞矣。徐子臨水卻顧，步小橋微吟，半聽流泉之漱，穿石洞，援步而登。六七步間，恍然光敞，堂壁四周，洞開一面，以吐日月。上圓下方，竒偉一室，環壁靈異，莫窮變態。徐子中坐而四顧焉，轉而忘其美，隔水鼓吹聲希，奏雅而歌者繼作。二三子列席酌旨酒，俎雜山肴，有事於奔走數十人，環崖而侍者，翼如也。山水之竒，足以洗心如是。夫誰謂其娛於觀聽之美而已哉？歌酒話言，方極懷抱，葛衣輕飄，山色半黯，紅光如水，起視郵人，秉燎束楚，以繼夜遊，揖二三子起，賡再歌，凜乎其不可留矣。

雲龍洞記

焦希程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二

威清衛本羅甸國故地也。國朝始置衛，以中華人守之。去城西二里許，有洞，人莫知竒也。且辱以涼傘之名。丙辰秋杪，藩叅莆田雪峯黃公，暨余往焉。洞門卑隘，磬折而入，其中寬衍，可容數十人。其上則氤氳之氣，蒸而成溜，清而成漳，蔚然蔚然，厓石變幻，望之如雲，而狀態互異。或如靈芝，或如蓓蕾，或如璣衡，或如凝露，或如蜂房，或如蛛網，篆烟盤旋於密石，或如齊紈，越縠飄渺於風中，或銳如懸鍼，而鋒芒射目，或幻如長虹，而天矯乘空，或如神龍自天而下，凜乎雷電之將至也。余因憶家食時，每觀夏雲竒峯，往往見神龍垂其端，信宿上下而雲從，今洞殆不異也。因名以

雲龍

喜客泉碑記

焦希程

平壩西南十里。有泉湧焉。漚而成池。溢而成溪。湛然甘冽。可鑑可酌。冬溫而夏清。客至語笑。明珠翠玉。纍纍而沸。風恬日霽。晶瑩射目。客語在左左應。在右右應。衆寡亦如之。否則已。殆如酬酢然。於戲。竒哉。因名之曰喜客。夫泉豈喜於客乎。居人農呼而市囂。樵歌而牧唱。以佃以漁。嬉謔錯。匝。泉蓋常喜之矣。時和而歲豐。兵偃而民息。庶而富。富而教。泉豈不益喜乎。故池以待汲。溪以待灌。溫以寒冬。寒以解愠。爲雲爲霖。蔭澤萬彙者。喜之微也。甘以受和。冽以自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三

澄明以辨義。恒以無息。以昭時出者。喜之具也。豈獨喜於客乎。以喜客名者。天下之事。進而醜物則爭。退而自卑則裕。是故利物者。衆水所同也。喜客者。茲水所獨也。遜美於衆。而退名其所獨。天下莫與爭能矣。夫喜客。豈細故哉。人而有得於此。則爲緇衣。爲杖杜。爲吐哺握髮。天下國家。尚亦有利焉。乃泉獨爲之何歟。予嘗遡河。維江漢之源。肆觀於東海。泛三峽。過洞庭。望彭蠡。泊牛渚。酌中泠。辨惠泉。俯龍湫。於浚湖。翫玉泉。於錢塘。歷青充幽。并雍益之墟。浴溫泉。觴醴泉。式甘泉。理鹽泉。或怡神於浩淼。或鼓楫於風濤。或契淅於清瀾。或持志於異味。大小不論。而所見亦多矣。

今日始與泉遇。則泉之喜。蓋非私於一人。而予固爲泉所喜也。不亦竒且幸哉。泉去官道不數十步。鮮有問者。以是知遇與不遇。不獨人爲然也。是故重感焉。遂爲之祠於澳。以享神亭於側。以便觀。碣於道。以告過者。

漢關將軍廟碑記

胡寶

按將軍舊傳。漢前將軍羽之子。忠勇有父風。建興初。從丞相亮南征。遣戢畧諳要害。恩信孚茲土。世祀之。國初。通道都督馬公躋是嶺。見有祠。奉木主。書漢將關索。公曰。圯哉。何以繫西南世思。遂令加葺。以軍禮具祀事。因疏上。肇置守禦所。名稱坐是不易。廟貌血食。亦惟無斃。繫將軍之靈。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四

哉。繫我朝設險守國。詎適然也哉。夫禮失求諸野。史闕訪諸俗。俗起以義者。禮也。野亨於同者。史也。况將軍父子。戮力劉氏。間關忠憤。繼之以死。古所謂以死勤事。以勞定國。非歟。秩祀西南。固宜百餘年來。居人雨暘。兵疫必以告曰。惟有徵弗靖者。悔禍曰。惟有神。嗚呼。此非有功德於民者。與。惟永祀茲土。亦宜。正統時。麓川夷拒順。靖遂伯王公師行。以告。凱旋。命所人拓其祠宇。毋仍陋。是故有感之者。昨戊子。武定夷亦拒順。旋覆殄平。大司馬秋月武公歸。登司帛。告成事曰。繫所人其亟圖諸石。誌先烈無墜。辛卯八月。碑始成。大夫士與有勞焉。適侍御松崖郭公至。命寶覈實。

載文從士請也。夫崇節勵忠。順人望以昭裡典。休哉君子之心之德。寶何說之辭。然亦罔敢以不典誣神。嗚呼。將軍不朽者。其在茲乎。既爲記。迺賦樂詩俾所人時祀以歌。詩曰。將軍烈烈。匡劉炎。血忱膺刀。秉塞淵。祖宗四百一髮懸。咄彼逆黨。讐所天。不歸孟德。歸孫權。渠能守死節。靡捐父子忠。勇將軍全。丞相義聲。將軍先。躍馬奮戈如龍騫。奪隘破關功無前。險哉此嶺襟喉滇。指麾不殺彌腥羶。去思血食年復年。至今人記馬跑泉。皇明通道偃橐鞬。馬公祝册昭雲軒。帝命汝庇西南邊。西南久兮思息肩。翁姥舞拜神無言。颯颯靈筵來靈筵。擊神鼓兮羞牲牲。菁茅酌兮靜無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五

誼。山草依兮山花然。願麗神保人罔愆。威恩霆雨消蠻煙。鐵橋碑記

沈翹楚

盤江鐵橋總憲同人朱公所構也。其地一江奔流兩山斷岸。水深無底。爲滇黔天地之界。日用小舟艤渡。水湍瀉激。舟輒壞。人墮溺。水搏薄之而去。輒爲魚龍得。每日必有所傷。計古今傷人不可指數。安賊之亂。朱公率千兵通滇道。四面賊兵遮逼數萬騎。公夜渡倉卒幾溺。既濟。指水而誓曰。孔明有瀾江鐵橋。此渡非鐵橋不可。吾不能爲鐵橋者。以吾身殉。既而以公力迅掃寇孽。滇道復通。謀所以構橋者。費不貲。或勸捐助。不能十之三。公出宦來所積。畢捐以

供役經始於崇禎元年。至三年終事。制之堅緻。工之妙巧。見之刻勒歌咏。有飛虹之句。而公以示沈子。沈子靦然色動曰。壯哉。非常之原。黎民懼焉。造化有憾。人力補之。此孔道也。藉此安人。不朽矣。吾想夫春晴雨霽。層峯鎖翠。騷人臨眺。僕夫車馬。粼粼而行空。冉冉而駕鵲。至於楛矢東來。銅鍃橫驚。笳吹草青。鐃歌月白。所以解驂而按轡者。謂朱公之功。至於是。吾又想夫秋高木落。水深石出。長江一瀉。危濤萬狀。飛鳥驚而翕翼。猿猱愁其攀援。誰當蹇裳無患。擊楫中流。不向龍領。定歸魚腹。所以生死而肉骨者。謂朱公之德。至於是。公之利人。巨哉。朱公聞之。謂王大將軍曰。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六

吾此舉。非爲利人也。吾憶昔率千兵夜渡。幾不免。臣子死於敵。應也。死於不測之淵。泯泯以歿。吾至今心悸。所以發願解此阨。語次。泫然如欲下淚。大將軍以告沈子曰。朱公。仁人也。人與我一體耳。以我分人。則小。卽與人而不失其救我。則大。堯舜之病。禹稷之已溺。已饑。孔孟不忍人之心。皇皇汲汲。直於天下。自見其身。而自補其心之缺陷。故仁覆無外。朱公切身受病。發願宏深。如艾自灸。作此功德。安知爲人。且病定之後。如病現前。使人無病。我心猶憾。是念也。豈止利涉一方。所以治亂持危。宏濟天下者。皆如此橋也。

重修平壩衛關帝行宮碑記

傅宗龍

天啟四年。歲在甲子。宗龍奉勅護軍。以是歲十一月甲子。大將軍魯欽等。大破水西兵於普定之汪家衝。逆彥墜馬。幾獲露布以聞。稱奇捷焉。余時駐平壩。距普定一舍。先一日。衛弁走告余。本衛所祠祀伏魔大帝。鬚鬢汗流。似是助官兵破賊。余問何以知之。衛弁具言。往歲彥賊率衆數萬。圍平城。攻拒甚急。老幼男女。登陴而泣。懼旦夕供賊刀俎。拒守數日。賊圍解去。時有自賊中逃回者。言賊中喧傳城上旌旗甲伏人馬甚盛。度不可取。故去圍。全時祈福於祠者。咸覩大帝鬚鬢汗流。及賊去。得賊中傳言。始知賊所望。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七

見旌旗甲伏人馬。乃大帝神力之所化現也。徵以往事。今日之陰助官兵無疑。余聞而異之。已而官兵果大破賊。報至。宗龍詣大帝行宮謁謝。仰瞻帝像。英毅莊嚴。令人魄悸。余却立簾下。顧謂諸將吏曰。吾行天下。瞻帝像多矣。無如此像之凜凜有生氣者。其神力化現。庇此一方。誠可信不妄。而殿宇湫隘。宮門逼邇。大道車塵馬足。及於堂階。殊非崇奉之意。乃捐金檄衛弁擴其舊基。殿廡坊垣皆新建。門屏外砌石爲衢。狀如半月。俾往來者環屏外行。視疇昔差可展敬。私心微以爲慤。竊復自念大帝廟宇遍海內。其壯麗宏邃。視此何啻千百。此何足邀大帝之一盼哉。然匹夫

匹婦苟存誠敬。即可格神。矧大帝照臨下土。孜孜以馘賊拯民爲念。茲烽火干戈之域。老幼男女。非大帝無所請命。大帝不以平城爲小。不以平城之人爲少。特化現而保全之。豈其以茲宮爲不壯麗宏邃也。而不居歆。必不其然。又憶余於天啟元年。領兩浙之役。請假歸省。以十一月入黔。抵平越。賊突興於衛。余於黑泥舖後。登山望之。適有一斗室。祀大帝像。余拜起語同行親友曰。大帝在此。賊必不能爲害。未幾。賊循山而遁。以黔亂道阻。二年五月。赴浙。冒險出建昌。至小象嶺下。番猓數百。前後截之。進退失據。部送者都無人色。余下馬入一廢營。小憩覓計。而草萊中又適

有一斗室。祀大帝像。余喜極趨拜。心祝已。復語同行親友曰。去年大帝佑余於平越。今必見佑。賊何能爲。少頃。通事致番猓言。欲一望見繡衣。不敢驚阻。遂按轡度嶺。羣賊墻立不譁。非藉大帝之威靈。幾不獲免於難。宗龍何以邀此於大帝哉。毋亦區區忠義。大帝實鑒之。故當危急迫阨之際。輒顯示隲相如此。夫荒舖廢營之中。凡有祠祀。而大帝無不在焉。茲斯宮爲大帝所居。歆復奚疑。余自維弱劣庸愚。無能稱職。獨是區區忠義。矢之不渝。且免修護軍之職。以圖逆酋。庶幾仰副大帝馘賊拯民之念。於萬分之一。而馘賊拯民。余還以祈望於大帝。徵之往事。余其遂所祈望。

乎。敬磨石記之。以昭大帝之靈貺。且示平城之人。永永無忘大帝之賜也。是爲記。

創建十一城碑記

閃繼廸

漢灋之不行於黔也。非治黔而廢灋不用。黔固未可以漢灋治也。萬山林立。銳首異軀。怪石猙獰。狼奔虎視。箭簇鎗攢。散無統紀。又山肥水瘠。剛柔數觔。逐隊東馳。環繞不定。生理窘蹙。而衣食以禦人。倘亦其形局使然。故初未嘗不銳意殲洗。後迺不勝犯。不勝誅。何也。聚則捭弓露刀。怒爪磨牙。散則牧犢飲羊。鋤犁胼胝。皆吾人也。又或郊關之外。毒箐巉崖。我不得而至焉。囊篋腰纏。委之而去。倖以身免。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九

歷險衝危。踉蹌呼籲。官兵疾馳。踪影滅沒。甚者緊關阨要。伏莽鴟張。往往失利而返。是故始於剝商。近則目無官長。始於攫貨。近則人茹慘辱。何忍言也。蓋寨苗以水西爲頭額。水西以寨苗爲爪牙。反賊熾則截路之寇滋。孔道迷則中國之援絕。威清以南。跫然聲斷。滇之宦於四方。與四方之宦滇者。率北道建昌。南假交趾。冒瘴癘。經歲年。而後達文軌之世。頓若異域者。六七年矣。朱同人大叅奉命監安普軍。蒙葺荆棘。重開一線。厥功綦偉。於是相地勢。酌遠近。創義建城者十有一座。則盤江西坡板橋海子馬場諸要害地。皆蠻苗所據盤。而受指顧於水西者。諸城建則宿兵。

其中。出可攻。入可守。行李往來。收保足恃。且於地之中界。壘石爲樓。名曰望高。急則樹幟。鳴金。連珠營可合併。邀擊賊。乃不能施其飄風疾雨之故智。而我無深入覆敗之虞。聲應脉合。勢如臂指。蓋不血刃而盜賊止息。威清鴨池間。水西賊無復有獷而飲馬者。閱二年而安邦彥授首。餘孽惴惴請降矣。是故彼一時也。生理窮於山川。往來窮於盜賊。黔幾不可爲矣。公講求長策。嘔心竭智。用能使山澤崇消。光耀閭閻。寬然戴履。無致遺造物之憾。然則黔又何不可爲之有。甚矣。公之治黔而長於任事也。藉使蚤得任事如公者。何至百餘年羣盜狎處。又何至燧煽水西。禍中全

黔。而滇受其敝。加楚餉。請內帑。捐朝廷金錢千百萬者。且十餘禩於此也。公爲政好從塞處求通。糾結處作解。是役也。與盤江鐵橋竝出人意表。肇工在天啟六年丙寅六月。迨崇禎四年辛未五月而城成。戍樓官廨廟貌市廛井井具備。費取諸節餉捐廩。役取諸營兵。董役取諸將領。無躄蹻搜括之苦。無誅求侵尅之弊。崇墉相望。所在金湯。疏聞天子嘉其勞蹟。更下大司馬覆議。錫之令名。盤江曰連雲。西坡曰有嘉。板橋曰靖氛。海子曰恬波。馬場曰奏膚。以上蒙賜名者五。又於歸集小黃河建龍新城。亦資孔。建亦資孔。城頂站建鼎新城。定頭建定邊城。尾灑建維藩城。阿機

建石基城。次第告成。共建十一座。蛇噴豕突之區。霾霧昏慘。嚮所聚族不敢前。恫疑駭却者。一旦雉堞言言。旌旗金鼓。遠邇相屬。負販絡驛。烟火湊集。又重以欽名。規制赫然。重已不佞。維君子之仕也。既已圭組專制一方。庶幾利害便宜。是故裴行儉之碎葉。張仁愿之受降。遂使西域漢南。邊患頓絕。作法自我。安得謂古今之不相及也。

國朝

關嶺漢將軍碑記

彭而述

自黔入滇。蜿蜒程嶢。彌望皆山。車馬多行隙中。獨安順迤西當胸而立。亘矗雲起。有嶺在焉。嶺從關將軍索得名。將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十一

軍而前。不可考也。余於順治十七年庚子。由滇藩逾此。陟將軍祠拜焉。閱四年甲辰。復以黔臬至。則威清使者陳公。新其宇。丐余文記其事。且言曰。此前制府趙公意也。余竊讀往史。傳漢前將軍赫赫矣。今天不方州僻壤。粢盛肥膾。幾與有國者之祀社稷。城郭之有孔廟等。今將軍名素。漢前將軍子。其軼事不少。概見。荊州之役。既已父子殉難。無以名素者。史失其名歟。且中原徐泗宛鄧之間。爲前將軍百戰之地。何以竟無在也。既而思之。將軍父子所事者。劉氏耳。南郡之後。劉氏既西。將軍隨之。黔志稱建興之始。將軍從諸葛丞相南征。將軍先驅。拔山通道。爲此嶺開先。宜

血食於此。古之名山大川。率有神人居之。將軍戮力王事。焄蒿悽愴。與山川相爲不朽。豈顧問哉。爾時中原鼎沸。丞相居西南一隅。將用蜀以用天下。以延火德之基。若使雍闓之亂不止。則蜀中震動。褒斜以東。不敢問矣。丞相先南中而後有事於中原。饒有深意。將軍之心。與丞相同。此嶺之所以傳將軍。與將軍之所以常有此嶺。非偶然矣。或者曰。孔明舍荊州不問。稱戈瘴毒之鄉。與鱗介爭雌雄。迨擒縱旣成。而力亦憊矣。安能復問高光之鼎乎。此大不然。譬之千金之子。方有事於強隣。怨家而垣墻之內。乃有伺窺筐篋。厝火於積薪之上者。此之不除。禍豈在遠。孔明之先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十二

克南中。亦猶是也。然則天下之嶺多矣。而此嶺獨以將軍傳何歟。曰。此人心之不忘劉氏也。今山半有飲馬泉。有關帝像。此又因將軍而思及帝者也。帝始終爲劉。將軍亦始終爲劉。成都雖去。後主雖淹沒不傳。而人心之帝。與人心之將軍。不可誣也。此關索之名。後天地而不朽。賴是歟。先是孫氏竊據黔滇。十有六年。大師西征。惟此嶺戍最嚴。迨我師直搗而風靡。今緬甸車里南交。奉正朔。恐後。軍書一統。此嶺實先之。何莫非將軍之靈哉。按是祠之建。肇前代。通道都督馬公。正統麓川之役。靖遠王公拓之。及大司馬松月伍公。登詩告成。祠之起。皆以邊圉有警。行師克振。今

國朝膺命。滇黔職方。開於十五年之後。總制趙公。按輿圖。考祠典。飭榱桷而頻藻之。國之大事。在祀與戎。其知之矣。

遊天臺山記

彭而述

天臺之山。庚子歲。予自楚入黔。往滇。曾一覽焉。甲辰閏六月二十八日。予復以滇藩過此。欲重遊焉。適平壩守備盧公大濟。馳肴榼來。因相與往觀。至三十里外。則見孤山壁立。豎削遙空。因爲下車。策馬從田中行。得小阜。有石門。路在山麓。地稍平。不數武。則於巖隙鋪石磴。凡數十折。乃入山之城門。城門內有厦屋數層。歷落參差。懸崖大樹數十圍。半枯半生。高插雲霄。山四旁。鷄犬牛馬之聲。聞於四野。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十三

土多居人。婦子雜沓。苗狝之所盤桓。束身而進。只見倉庾豆釜。堆滿房櫳。羣房連亘。高高下下。若城居然。及至山寺。廟宇莊嚴。開窗視之。則萬山皆在腰臍間。未審此山由來。詢之老僧曰。某某爲何山。某某爲何地。僧但指方所曰。某蜀某滇。某粵分界而已。亦不能詳舉。大約皆黔也。黔在漢武始開。夜卽君長。見於漢書。其實荒土尚多。此山寺之立。自萬曆十八年。僧白雲始開山。卓錫於此。今日爲滇黔所必經之路。名傳於世。時時與中國相見。皆僧之力也。山北四十里。有一水。名思臘河。水西安氏居之。相傳爲濟火之後。雄長一方。自天啟時。乃割爲二衛。種類繁多。幅幘千里。

與此山僅衣帶耳。時相抄盜。爲番漢之界。今平西親帥三軍。平其地。殄戎首。開闢蠶叢蠻夷向化。竚見羣寇削平。壁壘烽燧盡撤。此山可以無事防守。又問僧自三十年兵燹來。孫王割據。民受荼毒。不堪命。此寺何以無恙。則此中屯聚藏蓄。有以生息。此方之性命。非偶然矣。宜其不爲游觀之地。而爲封殖之場也。又頗怪大變以來。都邑郡縣城郭瓦解。此寨常存。其可以其小而忽之哉。山高百餘丈。純石無寸土。西北二面。皆削壁。天生石楠諸樹。交相掩映。周圍鑿石砌之。高與山等。山寬平處。可駐千人。并在山足。若大盜攻之久。則苦渴。是亦山民之急宜防守者也。因援筆而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十四

爲之記。

重修盤江鐵橋碑記

卞三元

盤江之源出烏撒。統曲靖而下。安南境。爲入滇要道。其渡處兩山夾峙。類巨靈擘之。以界滇黔者也。兩崖中絕。壁立如削。江水注之。淵澄而湍激。比險於瞿塘。灩堆。雖差狹。其濤瀧瀕洞。不可嚮邇。魚鱉弗窟。蛟龍弗宮。鯨鱷怪物。弗能遊。是以方舟無功。用楫無力。雖忠信如梁之父。莫敢涉也。顧盤江之外。滇實宅焉。茲爲黔唇齒。輔車之阨。若之何其隘。而不可渡也。前方伯朱公家民。出奇思。乃錘鐵以爲絙。鑿崖以爲椽。亘兩壁而貫之。緯以板。其爲絙也。其爲板也。

如其度。蓋亦棧之類。橋者名曰鐵鎖橋。始通道云。莊躋以下。曾未及此。不知當日何以飛渡。抑亦海內之奇制也歟。第鐵之性也剛。絙之性也弱。橫亘幾十澮。其中自弗能強矣。行其上者。足左右下。絙輒因之升降。而板則或起或伏。歌躍伊軋。人之體亦與之搖撼。不能自持。如乘巨浪之艇。如履將泮之冰。鮮不掉眩而寒栗者。且眠前者履岸。而後者始登。不則相躡而愈震。殆欲前欲却。俱不可得。危孰甚焉。况萬騎萬卒之遄邁乎我。

大清削平海內。拓土暨滇。而疆場猶未盡靖。恒遣禁旅。更班彈壓。歲運數百萬金錢。以供芻糗。月頻至焉。此外飛章羽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十五

檄及他遞郵絡繹不絕。而昔之七絙。今爲寇燬者二。則力益弱而度益危。人胥患之。督憲趙公。統攝二省大政。嘗往來於曲靖安順間。歲數過此橋。熟習形勢。則謀於予曰。盍亟圖而新之。予拜手曰。可。於是營諸鐵索之次。鼎建輿梁焉。石之不可。而取諸木。廼命官督丁役採於山。得巨材一百二十八株。排連之。使卧於兩岸。臨水復鎮之以巨石。柱之以勁幹。各層累而加。率如之。凡疊序出焉。咸鑄其本。加固。及兩木之末。不接者。僅三十有四尺。選材可六丈者。矩之以交其上。而彌縫之。植者爲檻。幃者爲屋。兀者爲門。無不宜焉。於是乎騰未雲之龍。駕未雨之虹矣。則與古之鐵

索竝存於險阻之間。雖踵事增華。神明其物。不可謂非竒思軼出者也。視故橋之用。則可以雁序而前。可以魚貫而越。可以方軌聯鑣。攜笈荷擔。千萬人逐隊建櫜而坦行。且不知有山水之厲。甯知有風搖電掣之驚乎。於戲。水土之窮。前人濟之以金。今也。繼之以木。五行之利溥矣哉。是役也。授畧於總督趙公諱廷臣。濟其用者。藩司顏敏。糧道王廷弼。程其工者。安順司李沈璣。永甯刺史徐國維。董其役者。盤江遊擊王官。姚有智。安南守備程璧。余則贊成之而已。工役之值。則取諸關稅。三閱月而就。不以為勞費。俾由滇黔者。自今無恐。公私賴之。僉曰。趙公濟川之功哉。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記文記一

十六

噴珠泉記

甘文焜

壬子春仲。適有金江之警。三月八日。余提師西行。踰關嶺。渡盤江。至新興之江西坡。夜半。忽傳西戎北遁之報。因不欲贖軍士。撤營東歸。始投轡徐行。未至平壩十里許。見道右一亭。孤立榛莽深蔚。詢左右。僉曰。此珍珠泉也。向莫知之。自焦監司飲之。記其事。乃建以亭。於是下騎偕諸從事。往觀焉。池廣數尺。一泓清冽。泉之湧出水寸許。纍纍不絕。或左或右。此起彼伏。狀類噴珠。下蔭千畝。因以諸從事少憩於亭。隨飲於池上。舉觴數行。憶昔出使朝鮮。過蔥嶺。站一山積翠。瀑布高懸。散若珠飛。此巉岼所阻。激之使然斯。

泉也胡爲哉。蓋天地靈異之氣，非鍾於山，則鍾於水。或鍾於人，顧黔之山頽焉若塊，草本不毛，黔之民愚頑成性，虞詐居心，求夫靈異之氣，不少概見，惟貴陽郭外西南隅，漏洩泉，晝夜盈虛，不爽其度，誠天之中氣所出，復委之頽垣敗壁下，蕪草蒙茸，人莫之顧，徒爲山靈所笑。今茲泉噴珠錯落，甕甕不休，此湧珠璣也，竟同棄於榛莽，將天地獨鍾之秀，復泯沒而無聞，可勝惜哉。嗟乎，人之不遇數之使然，斯二泉也，亦有氣運之厄，同於人之不遇乎。余聞東魯之泉有三，而夫子問出，爲萬世儒宗，意者天厭苗蠻，將啟文物，而先呈此靈異之休歟。是泉不遇於今者，安知不爲徵誌化成云。

紫竹菴記

黃 暄

城西紫竹菴，故侯韓公葵垣所建也。公諱憲忠，葵垣乃其號也。公性淡靜，儉德可風，以世職官茲邑，握篆十餘年，莅治尙簡，以安恬不喜事爲本。是時時和年豐，民生殷富，雖神靈在宥，使然而公無一事擾民，民多德之。晚年信佛愈篤，乃買地建菴，捨莊接衆，與其恭人黃氏，棲心息靜，久而益力，淨行聿彰。許之者，蓋端倪龐公之一室云。予記少時讀書永福寺，有僧了空，自滇範佛，欲浮南海，住靜會道，阻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十七

淹城數月。以龕佛寄寺中。公一日來寺叩僧曰。必欲遊南海乎。曰然。必欲奉佛海上住靜乎。曰然。公曰。今流氛塞野。長江大河。血腥翻浪。間關萬里。師從何而飛渡耶。吾聞佛性慈悲。隨方現刹。苟有是心。則草樹皆是香林。又何必執海上爲磨蝎耶。師能於此垂有象之因緣。布無生之筏喻。宏開八正。普渡羣迷。不猶愈於空山棲息。作自了漢哉。僧間言首肯。公乃捐金擴地。庀材鳩工。前臨山嘴。後枕城垣。襟帶東溪。環羅翠巘。俯視城郭。烟火桑麻。不啻鑪烟掌杲。眞一城之竒觀也。計前後共三層。中堂供白衣大士。前殿塑接引佛。背立韋馱向內。右廡設連榻。以安十方賢聖。左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十八

廡則厨庫在焉。由中堂右廊循折入後。甃石爲楯。另爲方閣。以奉文佛。兩廂架小樓。以爲方丈。復以舊置蕭岡寨租。暨前一石橋田一分。永爲長住。開接待堂。四方遊化者。不勞託鉢。公之惠也。比年兵燹。通城民舍蕩作烟塵。古寺樓墓。盡爲瓦礫。此庵殿閣無恙。只兩廡廂樓爲燼。殿閣門壁雖毀。而舊像巍然。瞻仰之士。猶得覩金容滿月。拂楊柳春風。於是公之子諱刻者。不忍兩先人之一念。隨劫火以銷。復捐金葺廢。延僧住持。歲丁未。有眉慈大師。來自九龍。行律精嚴。持躬圭璧。將往黔西說法。過菴。假客舍安單。刻偕子晋卿同衆檀居士。覩遠公之杖。穆然起敬。遂挽而留之。

堅意以山門託眉公諒其誠亦遂許可。明年春法事畢。乃迎而居焉。復整規模。重開堂舍。誅茅構廡。雖無丹堊而往來寄榻者。井井有條。乃於十二月初八日。爲道元等僧俗多人說沙彌戒。威儀濟楚。四衆諷揚。四方覲會者。莫不大悅。嗟乎。自兵荒以來。饑饉化儻。呻吟侘噉之下。不聞諸佛之遺音者。幾十年矣。一旦覩茲盛軌。覽其舉止端詳。采齊叶律。聲容節奏。截然中禮。駸駸乎有諸祖師之威儀焉。亦足以昭太平之像也。衆檀等將有意而重新之。屬予爲記。予因歷序其創始者而併書之。

高峰山碑記

盧大濟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十九

高峰山者。平壩之勝觀也。在城東五十里。萬山重疊。一峰峩然。獨照雲表。自阻遐裔。蒼莽中者。不知幾千百年矣。土人言順治庚寅。有僧自然者。從峨嵋來。卓錫山巔。將月餘。惟二侍者。拾松煮野菜。四方善信。聞風景從。越明年。而殿角廊廡。金碧煥然。乃開堂著律。大闢泥藍。植栢樹數千株。囑其徒善首居之。遂飄然而逸。傳聞若此。予自順治庚子。承乏茲土。牛馬風塵。竭蹶不皇。尚安得向白雲深處。訪維摩方丈乎。明年春。大師還京。往供軍需。由便道歸。路出馬場口。有餉予者。藉草爲席。仰望高山。矗立雲際。氣象巖巖。星羅雲布。類大臣正笏垂紳。不動聲色。又類嚴師秉璧。莊

靜恪恭。望之者不能不肅然起容。叩左右曰。茲何山而靈秀若此。對曰。此高峰山也。輟食而起。繫馬踰關。梯雲而上。一派林麓蒙茸。巉崖削壁。隱隱有飛泉自樹間出。稍折數武。又踰一嶺。則石磴盤旋。苔痕沒屐。雲聲鳥聲。花香草香。應接不暇。真不減武夷九曲之勝也。登巔則平曠可容數畝。獨憾殿庭卑隘。不足以稱其壯觀耳。然四望諸山皆小。綿亘數十里。如跪如拜。如立如侍。如麟鳳獅象魚鱉蛟龍。莫可名壯。向之所聞。尚未悉其萬一。數年來遊目之快。未有如此者。還憶杜子美天闕象緯逼。雲臥衣裳冷之句。不覺翱翔欲飛。徘徊未忍即去。少間循磴而返。有僧邀曰。茲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二十

山開建以來。吾師之狀未悉。願公一語以惠山靈。予曰。唯然。予何能文。如是者再。僧曰。昔蘇子瞻過潤州金山寺。爲佛印師賭其帶。至今以爲佳話。公曷吝此珠玉。而使山泉林木。湮然削色耶。得不令子瞻笑人。不得已。乃止。方丈第念天鍾靈秀。原不以方域限。慨茲山阻絕於荒裔者多年矣。向匪僧師。誰能使草樹香林。照耀今古。今幸

聖天子以威武制諸蠻。復以文德綏荒徼。凡卉服鳥言。咸濡

王化。遐陬僻壤。盡隸輿圖。卽至一邱一壑。皆得登王會而成風俗之書。異日者。職方氏采風。或緣此而昭令甲。得不謂茲山之幸歟。僧又云。山原多虎害。又艱於汲。自剝竿立而

虎遂潛逸。崖下方冽可濯。嗟乎。方今六合一家。百靈受命。連理甘泉。隨在上瑞。而此蠻烟瘴雨中。沐

新天子之澤。固有在也。而又何異乎。竊聞之。佛以無住爲宗。以無體爲用。形形色色。莫可等倫。而要。不離於一性。經云。若有色。若無色。若有想。若非有想。皆得令入無餘涅槃。而况乎合靈具德者之不可感格耶。古稱鉢龍馴虎。方食淥池。雖偶然之瑞應。然徵之往事。亦足以見爾師之勤行也。

重修廣濟橋記

即十朱橋

盧大濟

出平壩北門十里許。有橋名廣濟。卽所稱十朱橋是也。爲右十百侯朱公諱表者。所建。公饒於財。性好善不倦。自中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二十一

年卽長齋誦經。凡有利於人者。咸樂爲之。父老至今猶傳誦焉。予曩因催運之役。兩過茲橋。嘗低徊自嘆。不能去心。先是此處兩岸。連山疊嶂。亂石嶙峋。一溪迅流。奔湍激浪。水吞亂石。漉漉作聲。廣數丈。深淺不一。或塹或平。難以躋足而涉。更兼前後數里。人烟寥落。荒僻幽咽。一線鳥道間。草深樹密。經此者。已自魄悸。况復橫流嚙石。斷岸崩堤。往來行李。無從買一葉之舟。夏秋間。陰霾積兩山。泉瀑布湧。溢懷山。覆沒者多矣。公見而傷之。乃捐金鳩匠。按址於淵。釃水爲五道。梁空以行。舍危而安。實溪爲陸。百年來徒涉問津者。咸利賴焉。積歲旣久。車痕馬跡。石爛沙崩。傍岸橋

址半塌。漸漬將頹。過者足駭而心惻。公五世孫毓浦者。復捐金采石。仍其址而重新之。兩岸續其舊礎。而加廣焉。一時險徑。又作康莊。落成間。序於予。予思造物無全能。乾坤有傾陷。補其漏。續其維。是在人耳。則夫有形有類者之成。而毀毀而復者。莫可悉數。要不外乎理與數之相循。茲橋也。固美其創之者之有功於後。復美其因之者之有功於前。一創一因。又出一家一人之手。是何可不遠播邦國。祇告將來耶。矧今俗情波靡。古道凌遲。有利於己者。趨之若鶩。有便於身者。爭之恐後。求其捐一介。拔一毛。以利濟於人者。幾人。而此殘山剩水之下。猶能靡金錢。費區畫。疲神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二十二

勞思。汲汲而爲之。可不謂鄉之善人家之孝子哉。計橋長八十五尺。廣一十八尺。始於明萬歷十九年創建。至康熙九年正月十八日重修。以是年二月二十日落成。予承乏茲土。徒杠輿梁。皆莅任者之責。朱公兩世好施。而能爲此難爲者。吏於此者。更有利賴焉。猶樂得而稱道之。乃置酒請縉紳父老。共讌於橋。故併記之。

新建安濟橋碑記

黃亮

環黔皆山。而水獨少。安平則水之所鍾也。城臨東溪。泉不下十數。五六月間。瀑流聲沸。何啻松門。邑之東二十里許。一水旋洄。其岸有場。因呼爲羊場河。考諸輿圖。發源於普

安之塘官屯。其流尚細。數折而過九溪龍湫。衆水方匯。遂成澎湃之勢。又東漸於安順州北。抵邢江河。始遶出於邑之下。三堡源遠流長。至橋所。則有萬派朝宗之象焉。秋冬蹇裳以涉。寒冷徹骨。春夏浩漲。民狎而玩。往往墜於魚腹中。衆甚苦之。然地瘠民貧。無有謀建輿梁者。辛未八月。余莅茲土。適明經黃懿仲父子。率厥鄉耆。慨然欲修石橋。持疏來募。余欣然從之。力勉其成。越數月。工告竣。更求一記以誌其事。嗟乎。吾輩讀聖賢書。志在民社。謬膺蕞爾地。苟可以利吾民者。皆當實心任之。子產素稱惠人。乘輿之濟。孟氏譏其不識大體。今幸各大憲愛養羣黎。省刑薄賦。士農工賈。各得其所。而官斯邑者。又安敢憚勞。以蹈溱洧之轍哉。名爲安濟。前之病涉。吾知免矣。是爲記。

廣文張先生德教去思碑記

譚 瑞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二十三

民之於官。被其政之善。而思之不容已。於去之日。則立石以紀之。士之於師。沐其教之善。而思之不容已。於去之日。亦立石以紀之。其彝好之情一也。然官可飾。而師不可襲。而取官憑其權。權則民或可以懾。師守其道。道則士不可以欺。故曰。官可飾。而師不可襲。而取也。子輿氏曰。中心悅而誠服也。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可見師之服人。必其教之善。深入乎人心。而極其思之所至。不能忘。不忍忘。且不

敢忘而後一心悅服。同聲響應。無彼此參差之不齊也。豈可襲而取乎哉。思唐張公。以明經入對。來訓平邑。自戊辰閱癸未。十有六載。今夏吏部始以叙遷公黃平學正。邑之士僉謀立石。以誌公之不朽。夫我公之訓。平士有年矣。平士沐公之訓。亦有年矣。今於其去而思。有以紀之。而傳之。此非其教之善。深入乎人心。而極其思之。至於不能忘。不忍忘。且不敢忘。烏能使一邑之士。一心悅服。同聲響應如此乎。雖然。教則何以善哉。朱子曰。教之爲職。其可謂難矣。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。其以爲易而無難者。則苟道也。吾嘗觀公所行。身端矩矱。訓讀必勤。謹護廟學。殘闕必修。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二十四

恪供祀典。廢墜必興。椽房盡滌。陋習必除。職之所在。不敢卸其仔肩。可謂知難而不苟者矣。若夫輕易苟且其官者。經書六藝。荒落於酒杯棋枰中。甚至委典守於廟隸。付省奠於屠沽。舉先聖先賢之廟祀。幾不如浮屠老子之宮。尚得以整齊嚴潔。肅肅煌煌也。不亦大可慨哉。昔蘇子由爲陳州教授。子瞻作詩云。常時低首讀經史。忽然欠伸屋打頭。蓋學舍之化化爾。如公賃屋以居。卑隘破壞。環堵蕭然。日坐讀書其中。與子由所處何異。堦前地不餘丈。植榴幾樹。羅蕉數株。每當春夏之交。濃綠紛披。嬌紅互映。與弟子講貫其下。如列畫圖中。不減昔之集槐論議。誦山谷北門。

塵土滿衣襟。廣文直舍官槐陰之句。其高致不相遠也。屋後種一小圃。朝餐擷菜。淡泊自若。客或難之。公笑應曰。貧厨非大祭。未有肉留賓。此非袁中郎之詩乎。屛氊席者。員散而易肆矜夸。官閒而每多傲慢。獨不觀唐子西作教鳳州之句乎。師儒要好手。老大非良脚。戛盡識囊空。抽窮知繭薄。古人兢兢一職何如哉。而公醇謹謙讓。庶幾近之。審乎此。則公知難而不苟者。居處服習之皆道。卽居處服習之皆教。思之而無不可紀。紀之而無不可傳。鄭康成云。孔子之門。考以四科。回賜之徒。不稱官閥。奚取於位之顯庸。權之赫奕哉。今公行矣。他日有登夫子之堂。訪魯公之蹟。

安順府志

卷之四十七

藝文記一

二十五

必指而異之曰。此思南張先生木鐸平陽。多士於去之日。思其教之善。大書特書之碑也。讀之。嘆之。愛之。敬之。今所垂。將與壁絲共享於千秋。儻壺同光於百世矣。彼襲而取者。誠如是乎。予山林放棄。於世無所表見。焉能以文爲公重。特徇諸生請。不容不摭誠一言。或得附青雲以不朽。亦一日載筆之幸云爾。爰爲之記。